

三
國
志



魏志卷九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 喜 裴 松 之 注

夏侯惇 韓浩史渙 夏侯淵 弟純 曹仁 弟純 曹洪 曹休 子肇 曹真 子爽 義

何晏 畢軌 李勝 丁謐 夏侯尚 子玄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

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爲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爲司馬別

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

家在鄆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僞

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

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

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

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

之惇旣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

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

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爲

司莫能違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流矢所中傷左目

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悲怒輒撲鏡於地

復領陳留濟陰太

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

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

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

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

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

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

魏書曰時

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

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為前將

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

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諡曰忠侯子充嗣帝

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

楙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楙即清河公主也楙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

軍假節

魏略曰楙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楙親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楙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

有白楙者遂召還為尚書楙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楙不和其後羣弟不

遵禮度楙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楙以誹謗公主奏之有詔收楙帝意欲殺之

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為此必清河公主與楙不睦出於譖構莫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為然乃發詔推問

為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臧子江所構也

充薨子虞嗣虞薨子劭嗣

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

悼魏之元功勳書竹帛昔庭堅不記猶或悼之況朕受禪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悼近屬勅封之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

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兵起縣近

山數多寇浩聚徒衆爲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爲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舅杜陽爲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爲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還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謀浩曰今兵勢強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爲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及緩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

魏略曰時亮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

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

繼軍以復振昌稀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稀降其十餘屯稀

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

魏書曰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濟南

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

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

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

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陰糜汧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

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
降其衆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鄆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於
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汧氐反淵引軍還十九年
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叙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叙於後盡殺超
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叙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
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
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
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
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
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
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
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
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
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氐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
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
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

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
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
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
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
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
中卽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
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
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
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
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
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爲討蜀護軍右
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
浪郡

魏畧曰霸字仲權淵爲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爲偏將軍
子午之役霸召爲前鋒進至與世園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

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頗救至然後解後爲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
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爲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爲

從子而玄於曹爽爲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
玄又徵以爲禍必轉相及心旣不平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爲
征西霸益不安故遂奔蜀南越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臥巖
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

在本郡出行樵採為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息女為劉禪皇后故

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

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

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寵貴歷荆兗二州刺史子

駿并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文章至南

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由此一門侈盛於時威弟惠樂安太守

文章叙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

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惠弟和河南尹

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第三子稱第五子榮從孫湛為

其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

者輒嚴以鞭撻衆莫敢違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出能則自為耳安

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

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燕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

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

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

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過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

逃死乃奮劒而戰遂沒陣衡薨子續嗣為虎賁中郎將續薨子襄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魏書曰仁祖襄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

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

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

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卽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

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

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

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

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兵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

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
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荆
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
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
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
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
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
丸文帝在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卽王位拜仁車騎將軍
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
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
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卽拜仁大將軍
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薨諡曰忠侯
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傅子曰曹大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
司馬之舅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
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爲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
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美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
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
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

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部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卽位追諡曰威侯

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

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

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洪伯父鼎爲尚書令任洪爲廝春長

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爲

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

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卽位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

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
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
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
土魏畧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爲謂也帝曰我自
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
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爲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
使本縣平賞于時譙令平洪賞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貴那得如子廉邪文帝
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請曰臣
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
質老悖倍貪觸突國綱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
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維經以自我裁割謹塗顏闕
門拜章陳情

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觖望明帝卽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
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諡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

侯洪族父瑜脩愼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

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

魏書曰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以
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

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

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

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

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

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卽王位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與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

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

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帝征孫權以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

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卽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五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爲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嗣

世語曰肇字長思

肇有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

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典嗣初文帝分

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爲列侯後爲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懿字願遠少厲志操

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懿與齊人左思俱爲記室督從中郎出爲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懿討賊向吳戰敗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衆爲州郡所殺

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

其父伯南風與太祖善與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爲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與義兵邵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太祖哀真

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

驚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

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

爲征南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

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真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

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

年還京都以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

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

受遺詔輔政明年卽位進封邵陵侯

臣松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遷大將軍諸葛

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

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

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

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

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瞻皆爲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爲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卽位爲散騎侍郎果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卽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

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

已得制其輕重也

魏書曰爽使弟羲爲表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爲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

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膏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爲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爲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聞位冠朝首願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動退還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樊仲謀功則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爲宜以懿爲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誦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爲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爲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爲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願長少也雖且與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爲忌當顧桓人彭亡之交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爲太傅爽弟義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皆所以優崇儁父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彥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

賜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

秉政乃復進叙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

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

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爲固兵

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

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率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爲後世之法則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

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

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徽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

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

略盡羌胡怨歎而關右悉虛耗矣

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

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賜謚爲尚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

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

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

丁謚畢軌等既進用數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

故避之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

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

毓吏徵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

擬於乘輿尚方珍翫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

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

先帝婕妤教習爲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

中縱酒作樂義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

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已發也甚不悅義或時以諫喻不納

涕泣而起宣王密爲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爲荊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因篤

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

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爲本州詣閣拜辭

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粥皆流出沾胷勝慙然爲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仍復陽爲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爲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曰輒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傳語言錯悞口不攝盃指南爲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答言當還爲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爲荊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十年正月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大傳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

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德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

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爲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